

第十二章 空宗與有宗（p.253~p.263）

釋厚觀（2006.10.18）

一、中觀宗之特色（p.253）

中觀宗又稱之為空宗，因為他是深刻發揮空性的，以一切法空為究竟了義的，以「空有無礙」為本宗的特色。

唯識宗等被稱為有宗。

二、空宗與有宗是否一味無諍（p.253~p.254）

（一）有些學者，以為佛法是一味的，沒有空有的差別。

（二）有以為佛法雖有空有二宗，而實際是共同的。特別是中國學者，採取調和的姿態，大抵說空宗與有宗是無諍的。

（三）〔印順法師之看法〕

- 1、論到空與有，我也覺得是無諍的，釋尊的教法是一味的，以緣起安立一切法，以解脫為究竟。究竟的真理，當然是一致的。
- 2、然而，佛雖沒有替有宗、空宗下過定義；儘管佛法是一味的，空有是無礙的，而事實上，印度確有空宗與有宗的存在。這不但大乘佛法有空有二宗，即聲聞學派中也是空有對立的，如毘曇與成實。二千餘年來的佛法，空有兩大系始終是存在的，這是一種事實，任何人也不應該否認他。所以我們不應以佛法是一味的，即抹殺此種事實，二千餘年來的空宗與有宗，雖是互相融攝而終於彼此相拒，這必有他的根本不同處，否則為什麼會有此糾葛不清的對峙現象？
- 3、空宗與有宗，彼此相互攝取對方的善巧而融貫他，印度如此，傳到中國也如此；但無論如何，空宗與有宗的差別是存在的。此空有二宗的根本不同處，應該深刻地去認識他，不應該模稜兩可的「將無同」¹地去融貫他。

三、空宗與有宗都說空也說有，但偏重不同（p.254）

（一）佛說有也說空，說事相也說理性，於空有、事理、性相，應該是相應的、協調的、融合的，而不是對立的、脫節的。佛陀以後，佛弟子都融會空有、性相、事理，但因或有所偏重，漸漸現出不同的形態來！

¹【將無同】：猶言莫非相同；恐怕相同。南朝 宋 劉義慶《世說新語·文學》：“阮宣子有令聞，太尉王夷甫見而問曰：‘老莊與聖教同異？’對曰：‘將無同？’”（《漢語大辭典》（七）p.810）

(二) 佛法既然是一味的，則空有、性相等在此一味的融貫上，是可有相對的側重而不應該脫節的。若有了彼此不相融貫的現象，則空有、性相等間，必有其脫節處。這如不是兩方面都錯，那必是其中的一面不對！

(三) 大小乘佛法，無不說性相、空有、事理的，對於空宗與有宗的分別，不要以為有宗就只說有而不談空，空宗不談有而只說空。

也不要以為空宗與有宗都談有空而就沒有空宗與有宗的差別。

四、從相對的比較中安立「空宗」與「有宗」(p.255~p.257)

後世學者以中觀的勝義空為空宗；以說勝義一切空為不了義的是有宗。

但從全體佛法中的空有相對側重去看空有二宗，空有之爭，如一般哲學上的唯心、唯物之爭一樣。如某一唯物論者，有人批評起來，某些地方不能徹底的唯物，還是唯心的。唯心論的哲學家，有些地方也不能徹底的唯心，也有接近於唯物的。佛法中的空有二宗，也有這種的傾向。所以可作如下的解說：

(一) 外道與佛教 (p.255)

一切外道是有宗，佛法是空宗。因為出世的佛法，必是符合於三法印、三解脫門的。外道是有我論的，佛法是無我論的，說一切法歸於空寂，這是佛法與外道的不同處。

不但大乘法如此，聲聞法也如此。所以《法華經》稱佛陀為「破有法王」。²

(二) 大乘與小乘 (p.255~p.256)

又佛法有大乘小乘，可以說小乘是有宗，大乘是空宗，此與前一對意義多少不同。凡是大乘，都是說一切法空的，至於說空是了義或不了義，那是大乘學者對於一切法空進一步的抉擇。

大乘佛法的基本論題，是一切法本來不生，本性空寂，這是遍一切大乘經的。

聲聞佛法對此說得很少，所說的也不大明顯。聲聞的常道，是側重於緣起的事相，多發揮緣起有而說無我的。有一分小乘學者，因此執法為實有。

故大體上，可說是小乘談有，大乘說空。

中觀者不承認聲聞乘執有，或決定不了法空，這裏不過是依學派的各有偏重而說。

(三) 聲聞學派中的空宗與有宗 (p.256)

1、唯識學者曾分小乘學派為六宗³：從「我法俱有宗」到第六「諸法但名宗」。即

² 《妙法蓮華經》卷3〈藥草喻品第5〉：「破有法王，出現世間，隨眾生欲，種種說法。」(大正9, 19c10-11)

³ 窺基撰《妙法蓮華經玄贊》卷1：

空義的逐漸增明，漸與大乘空義相鄰近。

2、中國地論學者也分爲四宗⁴，說到毘曇「有」與成實「空」。這可見空有二義，單在小乘學派中也是存在的。

此小乘六宗，不是漸次進化到如此的，是古代學者將發展的學派，從空義淺深的觀點而組成如此次第的。

※ 這樣，聲聞乘對外道，聲聞乘是空宗；若聲聞乘對大乘說，則可稱爲有宗。

在聲聞佛法中，如「法無去來宗」對「法有我無宗」，空義增勝，但望於「諸法但名宗」，那仍是多說有。

這些，都是在相對的比較下，有此空有的階段不同。

若以類准宗，宗乃有八，教但三者：一、多說有宗，諸阿含等小乘義是，雖多說有亦不違空。二、多說空宗，《中》、《百》、《十二門》、《般若》等是，雖多說空亦不違有。三、非空有宗，《華嚴》、《深密》、《法華》等是，說有為、無為名之為有；我及我所名為空故。

此等三教如前引文，宗有八者：一、**我法俱有**，犢子部等。二、**有法無我**，薩婆多等。三、**法無去來**，大眾部等。四、**現通假實**，說假部等。五、**俗妄真實**，說出世部等。六、**諸法但名**，說一部等。七、**勝義皆空**，《般若》等經，龍樹等說《中》、《百論》等。八、**應理圓實**，此《法華》等，無著等說中道教也。(大正 34，657a23~b6)

印順法師《性空學探源》p.104~p.105：

以從空到有的意義來觀察，玄奘三藏曾有六宗之判。一、**我法俱有宗**：犢子本末五部及說轉(經量本計)。二、**法有我無宗**：說一切有部。三、**法無去來宗**：大眾分別說系及經量部。四、**現通假實宗**：說假部。五、**俗妄真實宗**：說出世部。六、**諸法但名宗**：一說部。《大智度論》龍樹菩薩說：佛滅後，聲聞學者有主張我空法有與我法皆空的二種；論中又談到犢子系的我法皆有。所以我國古代，有判為「我法俱有」、「我空法有」、「我法皆空」的三宗的；奘師的六宗，即本此而增立的。

⁴ (1) 隋 淨影慧遠撰《大乘義章》卷 1：「言分宗者，宗別有四：一、**立性宗亦名因緣**，二、**破性宗亦曰假名**，三、**破相宗亦名不真**，四、**顯實宗亦曰真宗**。此四乃是望義名法，經論無名，經論之中，雖無此名，實有此義。四中前二是其小乘，後二大乘。大小之中各分淺深，故有四也。

言**立性者**，小乘中淺，宣說諸法各有體性，雖說有性，皆從緣生，不同外道立自然性，**此宗當彼阿毘曇也**。

言**破性者**，小乘中深，宣說諸法虛假無性，不同前宗立法自性，法雖無性，不無假相，**此宗當彼成實論也**。

破相宗者，大乘中淺，明前宗中虛假之相亦無所有，如人遠觀陽炎為水，近觀本無，不但無性，水相亦無；諸法像此，雖說無相，未顯法實。

顯實宗者，大乘中深，宣說諸法妄想故有，妄想無體，起必託真，真者所謂如來藏性，恒沙佛法，同體緣集，不離、不脫、不斷、不異，此之真性緣起，集成生死、涅槃。真所集故，無不真實。辨此實性，故曰真宗。

此四宗中別乃無量。且據斯義以別宗耳。」(大正 44，483a12-b1)

(2) 吉藏撰《中觀論疏》卷 1：「如**舊地論師**等辨四宗義謂：一、毘曇云是因緣宗。二、成實為假名宗。三、波若教等為不真宗。四、涅槃教等名為真宗。」(大正 42，7b4~6)

(3) 吉藏撰《大乘玄論》卷 5：「四宗者：一、毘曇是因緣宗。二、成實謂假名宗。三、三論名不真宗。四、十地論為真宗。」(大正 45，63c17~18)

(4) 法藏述《華嚴一乘教義分齊章》卷 1：「依大衍法師等一時諸德立四宗教，以通收一代聖教。一、**因緣宗**：謂小乘薩婆多等部。二、**假名宗**：謂成實經部等。三、**不真宗**：謂諸部般若說即空理明一切法不真實等。四、**真實宗**：涅槃、華嚴等。」(大正 45，480b29~c5)

(四)「大乘三系」論空有 (p.256~p.257)

在大乘一切空義中，又轉出三大系統來：

1、虛妄唯識系

或說遍計執無，依圓是有，如虛妄唯識宗。以妄執是無，事理是有，所破除的一切妄執，比起聲聞乘來廣大得多。

2、真常唯心系

進一步，如真常唯心論者，則說一切事相都是虛妄的，虛妄即是空的，依他起法也空，較之唯識空義又增勝了。

3、性空唯名系

但若以中觀的空宗來說：世俗諦法，一切皆有，勝義諦中，一切皆空。說假有則一切無非假有，就是涅槃也如幻如化。勝義說空，則一切法皆空寂。到此，空義才臻於究極，也才算是空到家了。

但在勝義空宗中，承認一切皆空而於世俗諦中許是實有的中觀者，如清辨論師等，還帶有有宗氣息。必須說世俗一切假有，這才是徹底的空宗。

※ 依此差降層次，相對的安立有空二宗。但真正徹底的空宗，那唯有中觀者，唯有確立二諦都無自性的中觀者。⁵

五、從各宗派明空的方法，看有宗不空的思想 (p.257~p.261)

有宗，也還是說空的，他所以不是究竟的空義，不合於中觀的了義，這可以從各宗派明空的方法去了解，即可以看出他們口口說空，而實在是念念不空的思想。⁶今舉例說明：

⁵ 參見印順法師《性空學探源》p.5：

佛教初分為四大派，隱然的形成兩大流，可以說：大眾系與分別說系是空宗，犢子系與說一切有系是有宗。此兩大流的發展，引出大乘小乘的分化，小乘是有宗，大乘（經）就是空宗。等到大乘分化，如虛妄唯識者的依他自相有，真常唯心者的真如實不空，就是有宗；而龍樹學系，才是名符其實的空宗（空宗並非不說有）。

⁶ 參見印順法師《性空學探源》p.5~p.6：

何為空宗？何為有宗？此義極明白而又極難說。扼要的說，空宗與有宗，在乎方法論的不同。凡主張「他空」——以「此法是空，餘法不空」為立論原則，就是主張空者不有、有者不空的，雖說空而歸結到有，是有宗。凡主張「自空」——以「此法有故，此法即空」為立論原則，就是有而即空，空而即有的，雖說有而歸結到空，是空宗。依著此項原則，在認識論上，「緣有故知」是有宗，「無實亦知」是空宗。在因果依存的現象論上，「假必依實」是有宗，「以有空義故，一切法得成」是空宗。此等空有分宗的差別，在大乘中充分發揮；而思想的根原，早已在阿含經與毘曇論中顯出他的不同。所以對於空義的研究，雖應以「大乘空相應經」及《中觀論》為中心，但能從阿含及毘曇中去探求，更能明確地把握空與有的根本歧異，更能理解大乘空義的真相，不被有宗學者所惑亂。

(一) 說一切有部：我空，法有 (p.257~p.258)

- 1、如薩婆多部是法有我無宗，何以我是無而法是有？所以說有或說無的理，是依於認識論而說的。凡是事相與理性（事相方面的因果法；理性方面的如不生不滅的涅槃等法），或心與境，這些都是可知境；凡是可知的，即是實有的，確實如此，任作若何的分析，這些法的自相是不失的。

故事理、心境等，一切皆是實有的，即勝義有。

依勝義有而相續、和合有的，是世俗的。

這都是有的，不能說空。但在認識這有為、無為的一切法時，有因為認識錯誤，有錯亂的行相現起，於此錯亂行相的執著為如何如何，這是沒有的，是空的。

- 2、如薩婆多部以色、香、味、觸、地、水、火、風等八微和合而有瓶、柱等，以為能成瓶等八微是真實有，八微所現起的瓶柱等是假有。此假有的瓶、柱，也不應是空，因為假是依實立的，假有是用，用是不離體的，所以勝義是有，世俗也是有。若人不知瓶等是和合相續的，將瓶等看作是整個的，不變的，這是認識的錯誤——行相錯亂，此行相錯亂所執的，才是沒有的。

如說我是五蘊和合而有的，五蘊是勝義有，依勝義的五蘊而建立假有的補特伽羅我。若於補特伽羅的假有法，執為常、一、實在的我，這種錯誤認識的我，才是應該破除的。

- 3、這種明空的方法，只能破除小部分的執著。故薩婆多部所說實有、假有，都是不可空的，空的僅是主觀認識的錯誤。這樣的空，僅是心理的誤覺，而與心境事理無關。

(二) 唯識宗：離心的外境是空，不離心的外境、唯心的內境不空 (p.258~p.260)

- 1、如唯識宗的空，他信受一切法空性，但此空性是依於依他有法遠離遍計所執而顯的，此空性是勝義有。
- 2、唯識者是不同於小乘的。有為法的心、境中，如薩婆多部所說，於境上所起的錯亂行相，當然是沒有的。認識上的境相，如不了解心境的關連，不知道境不是離心而獨立的客觀存在，有此心生有此境現的，這種現似外境，也是空的。
- 3、唯識家的意思，不單是有此孤零零的心，境是以虛妄分別心為自性的，這種不離心的境，也是有的，屬於緣起的因果，不可說空。若現有離心而外在的境，這是遍計所執，是應該空的。甚至說離境而有實在的心，也是錯亂的，空的。
- 4、唯識者的空義，比起薩婆多部來，範圍是更廣大了。所空的內容，不但行相的錯亂是空，即現起的境界，好像是有安定的、實在的、離心獨立的自體不空，而實是惑業熏習的妄現。此現似外境，薩婆多部以此為真實有的，唯識宗即不計為實。

- 5、護法論師以七識的執著我法爲遍計所執，是空的。其實，心生時似義顯現，在心識中有實在境相顯現，自然地如此顯現，這即是遍計所執，非破除不能解脫。
- 6、唯識者說境空，或說離心的外境是空，是空有隔別的，說境空即等於沒有，而緣起的事實，使他不能不承認不離心的現境爲不空。所以他說現似外境空，即同時承認唯心的內境不空；說是遍計執空，即說依他的心識不空。即使說，若執著唯識也是可空的，但此心空，是對境而說的心，指別體的能取心，即行相錯亂而妄執心爲離境的心。這雖是空，而同時即承認虛妄分別有的心識是不可空的。
- 7、唯識者儘管說空，終於是此空彼不空，說此空而反顯彼不空；由於彼不空，才能成立此爲空。即有即空的自性空，唯識學者是從來不曾理解過的。

(三) 真常唯心系：執境、離心的所取境、虛妄分別心是空，真心不空 (p.260~p.261)

- 1、真常唯心論者，所講的空更擴大了！執境、現似心外的境，固然是空的，即虛妄分別心也說是空的。
- 2、虛妄分別心的所以是空，對清淨的本體或真心說。真常心不與虛妄相應，即使有虛妄相顯現而仍是不爲妄心所染的。無爲本體不與妄染相應，有時也說他是空。空是離妄染的意義，實則真如法性心是諸法的本體，有一切真實功德，是不可說他是空的。虛妄心是後起的，屬於客，是可以沒有的，故說妄心是空。
- 3、虛妄唯識者，不能抹煞境相的緣起性，所以雖說境空而又立唯心的內境不空。照樣的，真常唯心者，那裏能抹煞緣起的心識事實？所以雖說妄心空而又立真心不空。

依他說：隨境而轉的虛妄心，從隨緣而流散邊說，雖不離真心，而是可以也是應該空掉的。

此心隨染而不失自性的，即心與理冥而相應的，是照而常寂寂而常照的真心，此不可以說空。否則，緣起的心相、境相即無從說起。

- 4、真常唯心論者與虛妄唯識論者所說雖不同，依此法不空而說彼空，並無差別。

(四) 綜合說一切有部、唯識者、真常唯心論者三家空義的解說 (p.261)

- 1、上來所列舉的三家，對於空義的解釋各有不同：
 - (1) **有部**：薩婆多部說執境爲空。
 - (2) **唯識**：唯識者則不但以行相顛倒的執境爲空，即現似所取，好像實有離心的所取境也是空的。
 - (3) **真常**：真常唯心論者，不但承認執境及似義顯現的外境是空，即唯識不以爲是空的虛妄雜染心，也說是空的。

2、三家的空義有廣狹，但他們總認爲此是空而另有不空者在。如：

(1) **有部**：薩婆多部說執境是空，而現前的外境不空。

(2) **唯識**：唯識說似離識現的境是空，不離於心的內境不空。

(3) **真常**：真常者則說妄心也空而清淨本體不空。

三家的空義雖逐漸廣大，然總覺有一不空者在，依實立假，依不空立空——「執異法是空，異法不空」。他們的立足點、歸宿處，是實有、真有，所以這三家（說一切有部、唯識者、真常唯心論者）稱之爲有宗。

六、空宗與有宗之主要分歧點（p.261~p.262）

(一) 空宗之思想來源：自性空。

空宗與有宗不同，在說此空時，即說此是有，並不以爲另有什麼不空的存在。這種思想，源於如來的自性空，在小乘學派中早就有了⁷，不過不貫徹不圓滿罷了！

(二) 大眾部、經部等：在某些事象上雖也達到無自性而假有，但未能擴充到一切法。

如大眾部、經部等，說過去、未來法是無，幻化無，影像無等。他們所說的「無」，不是說沒有這回事。作夢是一種事實，不能說他沒有，但夢中所現的一切事，不是實在的一回事。說夢中沒有實在的自性事，不是說夢事也沒有。

經部師等，說夢幻假有無實，即承認此是無實性的假有，如夢中人首有角，那裏

⁷ 參見印順法師《中觀今論》p.75~p.77：

自空與他空，係兩種不同的空觀。譬如觀花空，自空者說：花的當體就是空的。他空者說：此花上沒有某些，所以說是空，但不是花的本身空。如《瑜伽論》的〈真實義品〉說：「由彼故空，彼實是無；於此而空，此實是有；由此道理，可說為空」。這即是說：在此法上由於空去彼法，沒有彼法可以說為空，但於此法是有。唯識學者說空，無論如何巧妙的解說，永不能跳出此他空的圈子。……他空的思想，早見於《中阿含經》中，如《中阿含經》的《小空經》，就是他空論。這種思想，與西北印度的佛教有關。《小空經》中的他空，即除去某一些而留存某一些——本是禪定次第法，稱之為空，而不能一切空的。此經以「鹿子母堂空」為喻，如說鹿子母講堂空，是說講堂中沒有牛羊等所以說空，非講堂是空，也不是講堂裏沒有比丘，更不是別處沒有牛羊，纔說為空。這是浮淺的空觀，《楞伽經》稱之為「彼彼空」，最粗而不應該用的。……

至於自空，也是淵源於《阿含》的。如《雜阿含經》說：「常空……我我所空，性自爾故」。這即是說：常、我、我所的當體即空；不是空外另有常、我、我所等不空。常、我、我所等所以即空，是因為常、我、我所的性自爾故。又如《雜阿含》的《勝義空經》（335經）說：無我我所而有因果業報流轉事，但不是勝義諦中有此因果業報流轉等，所以說：「俗數法者，謂此有故彼有，此生故彼生，謂無明緣行」。緣起因果的相續有，是世俗的，勝義諦中即無我我所而空。世俗有與勝義空，此經即概略指出了。總之，自空乃即法的當體而明空，他空則在此法上空去彼法而明空的。所以中觀所說的世俗假名有，勝義畢竟空，他空論者是不能承認的。他們照著自己的意見而修正說：一切皆空是不了義的，這與自性空者處於相反的立場。後來唯識學者論空，只約遣去遍計所執說；不但不能說緣起即空所顯，也不能當下確認諸法皆空，所以自空與他空是根本不同。

有有角的人，這是無的。但夢事非都無，不過是無自性的假有罷了！經部師們，在某些事象上，雖也達到無自性而假有的理論，但不能擴充到一切法上去。

(三) 說一切有部：認為假有並不是什麼都沒有，假有必有一實有為依。

薩婆多部以為假有並不是什麼都沒有，無自性的假有還是有的。以為假有法無有自性，但假有必有一實有為依，才有假有的呈現。如勝義有與世俗有，薩婆多部也主張不是截然的兩體。因此，他說夢是實有的，如見人首有角，人與牛馬等角是真實的，不過行相錯亂，以為人首有角而已。

(四) 大乘中觀宗：直觀緣起而達一切法空，並非空之背後有不空的存在，也不是都無的頑空。

大乘根本中觀宗等，從空相應的緣起義，了知一切法都是無自性的，無自性不是什麼都沒有，無自性而緣起法還是可以建立的。無性而可得可見的幻有，徹底的通達了現相與本性的中道。這樣的說空，不是另外承認有不空的實在，這是空宗與有宗的差別處。

空宗是直觀因緣法的現而不實無實而現的，由此達到一切法空，一切法假。空宗以勝義空為究竟，其歸宗所在，是畢竟空。此空，不是有空後的不空存在，也不是都無的頑空。

(五) 小結：

總之，不論小乘大乘，依有宗講，不論空得如何，最後的歸結，還有一個不空的存在，不能即空而說有。所以觀察空義，應細察他是如何觀空和最後的歸宿點何在。空宗與有宗的諍點在此。凡佛法中的諍論，如假實之諍，法有法空之諍，中觀與唯識之諍等，諍點無不在此。

要融貫空有，必須在此闢出一條通路來，不能盲目的、徒然的作些泛泛的融會，自以為然的無諍。空宗與有宗的主要分歧點，今於本論特地指出來，希望空有同宗的學者，加以深切的思考！